

秋风一直吹

张梅

风凉下来，鼓着腮帮子吹，把天空吹得明朗敞亮，把云朵吹得轻盈洁白，秋天才真正像秋天。

每周五天的工作之余，走向城郊，铺着塑胶的小道如同红色的丝带轻轻围住河滩旁的一大片树林，小道在拐弯处又被丛林遮住，每次前去，往前探寻一截路程，似读一本书，缓缓地读，并不一次读到末尾。这自然之书的趣味，在于它总有新的变化。树、草、灌木、花朵原地不动，日新月异。

风中的草叶似乎听到了有趣的笑话，笑得摇来晃去，乐不可支。蹲下看草，草继续在笑，乐得站不直身体的草把欢乐传递给另一株草，草彼此分享快乐，风在草丛中穿来穿去，每株草都以为自己迎接到贵宾。

蝴蝶忙着为草叶跳舞，为花朵跳舞，为地上枯叶跳舞，风把蝴蝶吹得到处飞，压得离地面很近，可能风把蝴蝶当成了花瓣，当成了叶片。虫有洞，鸟有巢，动物有窝有穴，可蝴蝶没有家。蝴蝶缀叶为家，飞到哪

儿，哪儿就是家。阳光很暖，这些蝴蝶一边飞一边晒暖自己的翅膀，没有家的蝴蝶是美丽的忧伤。

和上周比，杨树显得更加萧疏，稀稀拉拉的叶片被风的手抚过来挡过去，此时秋风如威严的君王，检视着，树见到君王来检阅，肃立鼓掌，不能丝毫怠慢，老弱黄枯的叶子，得到王的敕喻，经历了一生荣光的它们，奔赴大地化为肥料，平静而从容。风中，树抖抖手臂，又送别一批飘飞的叶子。

沿路的几株杨树树干上，约一米高处，裹着一截塑料保鲜膜，难道谁让树穿衣裙御寒？印象中为树御寒多为捆扎稻草或刷上白石灰，是有了新创意么？走近才发现薄膜上有油彩，涂鸦的应该是稚气未脱的娃娃，他们是充满童真的小画家，带着画笔，画上公主、葡萄、展翅的小鸟，牵手的同伴。雨路过时，看见美好的画收藏了几幅，雨带着色彩，滴在草叶上，草叶以为自己看到了彩虹。

日本的插画家岛洁被称

为“风中的画家”，多么美好的称号，他的画童谣一样纯净，充满温厚的力量。他画中的小男孩，把自己挂在树干上，用洁白的小布袋捕捉风的方向。风在他的画里，吹拂冬天羽毛般的雪花，吹开春日缤纷的花朵，吹进小女孩甜蜜的梦境，梦里，她会问：我们是从妈妈的肚子里来的，风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
芦苇像闲适的老者，立在河边，可是它穷尽一生，被风吹白了发丝，也不明晓风从哪儿来，风往哪儿吹，风不属于谁，不为谁停留。它只是看见和阳光一样透明的风不停地吹，把大地吹得空旷，把天空吹得高远，把落叶树吹得越来越干净。风吹着桂花，让花香赶着花香，变成更浓的花香，成为能飘得更远的花香，让没有种桂的人也能感受到桂的甜香；风吹着河流，让河水的孩子——波浪赶着波浪，像草原上的牧童赶着羊群，去遥远的海之家。

金黄的稻田如同锦缎，秋天，其他草木都不好意思用锦缎形容自己，稻子可以，每一株稻穗饱满稻粒，孕育待产，风踮着脚，不想惊动了它们，只轻轻发出由衷的赞美。吹过稻田的风吹过我，我感到幸福而富足。风，亘古不变，古老的风一直吹，风吹在苍茫的大地上……



攀登 胡铭 摄

只对你低眉

黄丹丹

你诞生在17年前的霜降日，因此，霜降节气于我便有了格外不同的意义。

时间呼啸而过，17年恍然而过，如果不是你由一个52cm“长”的婴孩，变身成172cm高的准大人，我在时间的洪流中真的捞不着自己存在的证据。感谢我孩！是你让我有了一丝存在感，是你让我笃定自己生命的坐标与存在的价值。这世界所有的名头，于我而言，没有比“母亲”这个称谓更令我觉得骄傲的了。尤其是，“若兮妈妈”这个称谓。

昨天在校门口等你放学时，我听见一对母子在争吵。妈妈被气哭了，拂袖而去。儿子拖着箱子有些茫然又有些尴尬地杵在那儿。我走过去，把手机递给男孩，对他说：“快，给妈妈打个电话！”我这么说着时，眼泪居然毫无征兆地流了出来。男孩惊愕地望着我，然后快速地按出了一串号码。我扭过头，擦了擦脸。等我回头时，男孩把手机递给我说：“谢谢阿姨。”我笑着对他说：“听妈妈的话，不要惹她伤心。周杰伦说的吧？”他点点头，说：“阿姨再见。”我看见他快步走向隐在人潮中的妈妈。就在这时，你出现了。你戴着你喜欢的涅槃乐队标识的棒球帽，穿着你嬉皮风的衣服，让你看上去就像个傻小子，哈哈！我说：“嗨，男孩！”你说：“嗨，妈妈，看到你我好惊喜！”听你这么说话时，我心花怒放。只要是被你需要，无论恋还是虐，我都会乐颠颠地接着。在你初三和高一时，我真是给你虐了千遍，咳，那日子……所以，我才会很多事地撵着那男孩让他给妈妈打电话。还记得咱俩，也在校门口分道扬镳过，当然，咱俩的征战，最终的求和者总是我。这辈子，能让我低眉的也只有你吧。

此刻，你在我身边大啖美食。我则破例喝了点儿桃花酒，有跟往事干杯的意思。17年，是百年之寿的生命中一段不短的历程，17年，占据我走过人生的一小半时光。生命有你，大不一样。偶尔，我也会想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会拥有怎样的人生。想不了一秒，这种假设就会被我叫停，如果没有你，我拥有的还叫人生吗？宿命的东西，无法假设，而且，自从有了你，我就无法假设没有你，有你才是最好的人生。你让我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一个甘心劳碌的人。过去，我可懒散可娇气了，现在，哼哼，徒手搬家的事儿，咱也干得了。

我娃高三啦。想想都舍不得，这么快就要成大学生了？要远走了？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大人了？真是不敢想。明明感觉你还是那个在我膝旁小狗似的蹭来蹭去的小东西，可，现实是，你已于眨眼间变大了。

今天上午，收到你获奖的消息。你反正是个表面看上去宠辱不惊的家伙，即便是段考取得了班级总分第一名的成绩，你也淡淡的。装的吧？人怎能这么淡然呢？况且你还是个小孩。我希望你多点快乐，哪怕是没事傻乐都挺好。

被子里的存在感

肖遥

转眼秋凉，又能拥被安眠了。想起一位调到南方城市工作的朋友，跟我视频时，说自己最喜欢这边没有暖气的冬天，可以体会到小时候盖着大厚被子的舒适感。而我也有个习惯，在每年的春夏之交，只要看到第二天气温即将上30°的天气预报，就赶紧蜷在被子里好好地睡一大觉，用这个仪式感跟尚能盖被子的季节依依不舍地告个别。

被子沉甸甸暖洋洋的，令人舒适到昏昏欲睡，可为何同样接近体温的外界，却会令人坐立不宁？

美国心理学家赛默尔·费舍尔在《身体的意识》中提出，被子能悄悄平息由于身体难以把握而潜藏着的焦虑，就像衣服一样，加强了人体轮廓感知。人的每一个动作都会造成被子或衣服和皮肤的摩擦，为皮肤提供适度的刺激，平时不太能感觉到的身体部分（比如后背、大腿背面）的存在感就会显著提升，这样我们就能以触觉确认视觉无法感知的身体轮廓了。其作用类似于与他人进行身体接触，或做按摩的效果，会有血液涌向身体表面，意识会集中到体表，身体会产生强烈的存在感。就像小宝宝爬到父亲盘起的双腿之

间，或钻进壁橱、桌子底下这种窄小的空间玩耍，也是下意识渴望这种感觉。

《衣的现象学》里说其实科技的进步已经足以做出重量不足十克的超轻衣服了，可没人想穿这种轻到没有感觉、软到不能对体表有任何刺激的衣服。过于亲肤的衣服不怎么受欢迎，就像我们不愿意盖太轻软的被子。这也许是来自夏天的另一个不爽——衣服穿得太少，被子盖得太轻，除了身体内部的不适，还有体表找不到存在感的焦虑。

被子带来的存在感是属于人间的，神仙不需要这样的存在感。想来，对修仙的朋友来说，夏天可谓一个好季节——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里聊到他有一年夏天到山中避乱，赤身卧在荷叶之中，或是裸体躺在松树下面，连妻儿都找不到他，他看到猿猴从树上荡过，仙鹤从身边飞过……这个夏天，他美美地在山中隐居了三个月，“欲食瓜而瓜生户外，思啖果而果落树头”，觉得自己就像神仙一样。

最能给人以存在感的不是被子，是人。卡尔维诺的小说《一对夫妻的奇遇》里写的丈夫阿尔都罗每天上晚班，妻子

艾里德上白班。丈夫回家的时间，就是妻子上班的时间。上班下班，一对夫妻就这样交叉地生活着，家里永远是一个人。丈夫先是躺在自己那一侧，很快就挪到被子里妻子刚刚睡过的那一侧，把身体放在残存着妻子身体形状的温暖凹陷中。晚上妻子下班回家，丈夫上夜班的时候到了。他们简单吃过东西告过别，丈夫出门，妻子收拾好家务，上床关了灯。“她躺在自己那一半床上，为了寻找丈夫的热度，她的一只脚移向丈夫的地盘。但是每次她都会发现，自己睡觉的地方更暖和，这就说明丈夫也是睡在她这一半的，她于是感到一股巨大的温柔。”这一对夫妻通过被子的凹陷感受到对方的存在，也从彼此的眷恋里感受着自己的存在。

相反的例子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刘伶，喝醉了酒，说天地是他的屋子，房间是他的被服，有客人来访，指责他不穿衣服不知礼节，被他怼回去：“你怎么走进我的被子里来了？”表面上看他是存在感爆棚，仿佛完全不需要任何人或物来确认自己的存在，其实他是在表达对人深深的失望。

